



解放军战斗故事

新选

第一集

军事科学出版社

解放军战斗故事新选

第一集

军事科学出版社

解放军战斗故事新选
第 一 集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军事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毫米32开本 5.925 印张 145 千字
1988年9月第一版 1988年9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21-081-2 / E · 081

定价：1.75元

出版说明

这套《解放军战斗故事新选》丛书，是怎么选编的呢？首先，是力求精。所选的故事，一定要真实可信，有据可查。或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或是根据可靠的史料整理的；一定要生动感人，引人入胜。每个故事都不平凡，或以机智勇敢而惊世，或以情节巧妙而传奇，或是最新披露的珍贵史料。其次，是力求新。所选的故事，绝大部分是80年代以后新写的。或是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老战士新写的回忆录，或是当代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战斗纪实。

从这套书中，我们可以受到革命英雄主义、艰苦奋斗精神、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鼓舞，可以启迪智慧、增长谋略，可以丰富历史知识。

我们希望，这套书在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帮助读者学习革命传统，增强民族尚武精神，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衷心感谢作者和广大读者的热心支持！

目 录

红军血染高虎墙·····	(1)
在红小鬼营里·····	(11)
龙云“献图”·····	(17)
血战旧城九昼夜·····	(19)
将计就计击毙鬼子旅团长·····	(23)
伏击鬼子运输队·····	(28)
难忘的突围战·····	(33)
年宴席上的枪声·····	(38)
皖南事变突围记·····	(46)
上饶集中营茅家岭监狱暴动纪实·····	(55)
曹县阻击·····	(66)
打破敌人的偷袭·····	(71)
巧用回马枪·····	(75)
歼敌“天下第一旅”·····	(78)
惊心动魄的博爱攻坚战·····	(84)
我所经历的解放洛阳之战·····	(90)
俘虏康泽的趣事·····	(107)
淮海战场阵前喊话记·····	(110)
争取国民党103师起义经过·····	(116)
奇袭红河蛮板渡口·····	(121)
周峰单刀赴会·····	(127)
——大陆上最后一个蒋军正规师投诚纪实	
奔袭师宗活捉伪县长·····	(137)

漂亮的猪街伏击战.....	(141)
智擒匪首.....	(146)
“口袋”装坦克.....	(157)
者阴山之战中的英雄排长.....	(161)
一颗刻着记号的手榴弹.....	(167)
牺牲在老山主峰的英雄.....	(172)
孤身闯敌阵.....	(176)

红军血染高虎垴

谢振华

情况危急

粉碎敌人前四次围剿以后，中央苏区很快与闽浙赣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红军扩大到十万之多。其它根据地也得到很大发展，全国红军迅速壮大到三十余万人。

蒋介石为此惊慌失措，不顾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东北、热河和华北地区的侵略，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经过半年多的策划，又调集了一百万军队，并亲自坐镇南昌指挥，于1933年9月对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直接用于对中央“苏区”“围剿”的兵力为五十万。北路二十二个师零两个旅，由顾祝同任总指挥；西路十四个师零一个旅，由何键任总指挥；南路十四个师零两个独立旅，由陈济棠任总指挥；此外，还有十九路军和杂牌部队七个师（旅）在福建配合敌北路军作战。

这次“围剿”，敌人接受了前四次“围剿”惨败的教训，改变过去轻进、长追、合击战术，采取步步为营，层层筑垒，稳打稳扎新的作战方针，先取黎川，再向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推进。企图用持久战和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和物资财源，逐步缩小我革命根据地，夺取广昌，打开苏区北大门，以达最后消灭红军主力，根本摧毁中央苏区的目的。1933年4月17日蒋介石在训令中说：

“……‘匪’区纵横不过五百华里，如我军每日进展两里，则不

到一年可完全占领‘匪’区。”用陈诚的话来说，就是“抽干鱼塘的水来抓鱼塘里的鱼”。

当时在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下，临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却不顾敌我兵力悬殊、装备优劣，提出“死守广昌”、“寸土必争”、“不是胜利，就是死亡”、“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调集红军主力一、三、九军团及红五军团的一个师，共九个师与敌决战，以主力对主力，以堡垒对堡垒，对敌实行“短促突击”，推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结果，从4月10日打到4月28日，我们不仅部队损失极大，而且广昌最后还是失守了。

广昌一失，苏区北大门已破。敌人气焰嚣张万分，得意忘形地狂喊乱叫：“门户既开，堂奥难保”。蒋介石甚至令其北路军火速急进，八月一日以前必须攻占我红色首都瑞金。于是，敌人分兵六路，向苏区腹地推进。

情况万分危急！在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可能性不仅已最后丧失，连红军主力、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也不得不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而且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为挫败敌人8月1日以前攻占瑞金的反革命企图，掩护红军主力、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安全撤离，红三军团（欠第六师）撤至贯桥以北地区，依托通向石城北面的重要屏障蛤蟆寨、高虎垅扼敌人南进咽喉之有利地形，阻击南进石城之敌。红五军团于广昌、宁都之间，防御西进宁都之敌。具体部署是：红三军团第五师为正面，所属第十三、十四团为第一梯队，坚守高虎垅、蛤蟆寨核心阵地，第十五团为第二梯队，部署在鹅形地区，师指挥所在曾家排；第四师为第五师的右翼，在画眉山、东家边、老寨、宝峰山、腊烛形设防，师指挥所在麻坑；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为第五师的左翼，在船形、高脚岭、赖禾嶧、香炉寨设

防。

战前准备

三军团由广昌城南撤至贯桥地区的时候，我刚结束在红大团政委训练队的学习，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同志找我谈话，叫我回三军团，到第五师任十四团政委。

我来到第五师，李天佑师长和陈阿金政委向我传达了军团长彭德怀和军团政委杨尚昆有关坚守蛤蟆寨、高虎脑作战的指示，以及五师和我团的作战任务。听了传达，我深感广昌失利，虽然使我们三军团遭受了不应有的伤亡，令人痛心，但决不应为此有埋怨泄气情绪，而应识大体，顾大局，振奋精神，坚决打好高虎脑这一仗，阻击敌人，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做好转移的准备工作。到部队后，我立即跟王明昌团长，陈连华参谋长在一起，研究我团的作战任务，并布置战前练兵及各项作战保障任务，还不断到野外看地形，讨论阵地如何配置，兵力如何使用，工事如何构筑等一系列问题。确定一、二营为第一线，三营为团的第二梯队。

战斗开始前五天，师长李天佑陪同彭军团长、杨尚昆政委来到我们团检查前沿工事，边看边指示：“阵地还要加固，要经得起敌人的飞机、大炮的轰击。前沿前要加强设置障碍，挖外壕，埋地雷，设竹签、鹿砦。”“要加强全团人员的思想动员，提高指战员坚守的决心和信心。并加紧做好各项战斗保障工作”。

记得当天吃饭时，炊事员将一碗鸡放在饭桌上，用来招待首长。没有想到彭军团长却为此事板着脸，严厉批评我：

“部队这么艰苦，还吃鸡。吃得下去吗？我不吃！”

杨政委见我下不了台，赶忙笑着替我解围，劝彭军团长道：“算啦，反正鸡已经杀了，再也活不成啦。不吃更浪费。这次就

吃了吧，下不为例就是了。”

首长对部队这么关心，对自己要求这样严格，使我非常感动，也深受教育。是的，作为团领导，我应该时刻想着部队，想着前沿阵地，经常到前边去了解情况，解决部队的困难问题。

构筑工事的任务非常繁重急迫。虽然当地群众组织了赤卫队、运输队、妇女洗衣队、少先队，主动配合红军，挑土运木，送盐送粮，送水送菜，有的甚至把自己的门板和床板都献了出来，共同构筑阵地，设置障碍，在地堡里储水储粮，但由于敌人的封锁，食盐、医药、枪弹供应仍较艰难。特别满山石头，工具缺乏，挖掘起来，震得虎口开裂，手上血泡叠血泡，加上天热得喘不过气来，汗爬水流，浑身没有一根干纱。水又珍贵，别说洗澡洗脸，有时连喝水也较困难。实在熬不住，连紧挨粪坑，满是牛尿的小死水塘里的水，不管多涩多苦，也不得不舀来喝。入夜还蚊叮虫咬……

想着前沿阵地上同志们没日没夜赶修工事掩体，多少天没合过眼，吃不好饭，喝不上水，甚至生疥疮、打摆子、中暑，仍咬牙坚持，我内心很不安。于是，召开了一次各营教导员和政治处干部参加的简短的战时政治工作会议，着重研究了如何加强政治思想和保持部队的战斗力的问题。会后，我带了政治处一名干事到最前面的两个营去了解情况。沿着环形交通壕，拨开杂草灌木，七弯八拐往前走。

几架敌机又尖啸哭嚎，在头顶低空盘旋、侦察、扫射、投弹，轰隆隆掀起漫天断枝碎叶和尘雾，使前沿遍野硝烟滚滚，火光冲天。

前沿阵地上，二营长田维扬正带领同志们在忙着修补加固炸塌了的工事掩体。他说话声音沙哑，但仍不断喊：“飞机不能单独解决战斗，没有什么可怕！”这时，团政治处俱乐部主任也用红五连过去和红七连今天的英勇事迹鼓励大家。快报一送到，他

又一面读给大家听，一面通知各连立即组织传达学习。战士们被鼓舞了，劲头更大了，忍着饥渴疲累，把陡坡挖成峭壁，使敌人无法往上爬。用粗大的樟木、松树，横一层竖一层架在工事上。垫好撬出的石块，盖上几尺厚的泥土，把工事修补加固得结结实实的。再在工事外面挖出很深的外壕，埋设自造的手拉雷。然后把砍来的竹子，削成一根根锋利的竹尖，在锅里炒干，用尿浸泡，钉在木板上，铺在外壕前面，用乱草和泥土伪装起来。

“累吧，同志们？”我一边跟大家一起加固工事，一边问。

有位排长立起身来，说：“请政委放心，为了苏维埃，再累也心甘。不过……”他欲言又止，迟疑着转向战士们。“还……还是大家说吧……。”

战士们你看我，我看你，互相推让了一会，几乎是异口同声，说：“我们同意排长代表我们回答。”战士们不怕苦不怕死的英勇精神，我一目了然，但他们有许多话想说又说不出口，我也非常清楚。

没有风。空气好象凝固了。我感到燥热憋闷得慌，默默望着他们，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理解同志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内心解不开的疙瘩，我何尝没有。只不过作为领导，不能表露出来，只能私下跟新来的姚喆团长议论议论罢了。

记得前几次反“围剿”，敌人也是几倍、十几倍于我。其装备同样是飞机、大炮和最新式的德国造快枪。可那时候，按毛主席的指示：“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大胆在敌人的缝隙中穿插，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绕到背后，揍敌人的屁股。用“磨盘战术”牵住敌人的鼻子，把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垮”，再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有利地形，各个歼灭敌人。那时候，行军虽然特别艰苦，但部队走得痛快，打得也痛快。1933年春天，国民党反动派用五十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我们在黄陂山区就是这种打法，歼灭了蒋介石嫡系第五十二、五十九

两个师。打死了五十二师师长李明，活捉了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并将国民党主力肖全的第十一师消灭了一大半，使其溃不成军。这样打，既可以不断吃掉敌人，又能扩大部队，改善装备，还能发展根据地，多好啊！

可是现在搞什么“寸土必争”、“短促突击”、“御敌于国门之外”，跟敌人打了大半年，除了打过几次小胜仗，差不多都是打一仗败一仗。阵地丢失，部队伤亡惨重，根据地越缩越小。敌人比我们多十几倍，装备那样优良。我们防线宽，兵力顾不过来，弹药缺乏，偏要不量力地跟敌人比堡垒战，拼消耗。根本不从实际出发。我们不辞劳苦修好的工事，敌人几炮就打塌了。敌人坚固的碉堡我们拿牙齿去硬咬，能不把牙碰碎咬烂！怪不得有的同志发牢骚说：“这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老实讲，要不是这样老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我们的团长王明昌同志这次也不会在前沿阵地指挥战斗的时候被敌炮弹击中而牺牲。王明昌同志是广西人，参加过百色暴动，是随红七军一起整编时来的，他打仗很勇敢，消灭很多敌人，想不到这次竟不幸牺牲了……还有，一营教导员陈福太同志，这次也负伤抬下去了，只好让青年干事谢立全同志去代理他的职务。至于连、排干部，伤亡的数字就更大了……这，这打的是什么鬼仗哟！再这样被动挨打，处处设防，不但防不住，阵地落到敌人手里，我们辛辛苦苦修好的工事，反而会被敌人用来打我们自己。这些临时中央的首长怎么就……

真不敢再往下想。我拼命抑制住内心的激愤，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强作平静，安慰鼓励同志们一番，要求大家坚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但形势严重，也作好为中华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准备，去坚决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又分别打电话给团供给处长邝任农和卫生队长刘福昌同志，请他们想尽一切办法，给前沿阵地的部队加快运送枪弹、医药和粮草，解决供应不足的问

题。

激战考验

连日来，敌人六个装备优良的师向蛤蟆寨、高虎垴日夜不停的猛烈进攻，多次均被打退了。

震耳欲聋的炮火一下子变得冷冷落落。掩蔽部的土壁不再沙沙掉土，脚下的地皮也不再颤抖抽搐。作战参谋们不象原来那样情绪焦燥，有的捂住耳朵，有的同时呼、呼、呼猛摇几部电话机，各吼各的，跟各营、连联系。残留的战火忽闪忽闪把周围映得血红。黄色的硝烟裹着硫磺味，火辣辣的，从了望孔中不断迎面扑来，呛得我直咳。团指挥所里，出现了短暂的平静。

趁着这少有的战斗间隙，我抓紧机会，又向前沿阵地走去。

山头炸得酥松，全是很厚的虚土，脚一踩下去，马上陷进去很深。战火的余烟随风飘散。焦糊味、血腥味和尸臭味冲鼻，叫人恶心想吐。坚固的土木工事，大半也被敌人的炮火摧垮打塌了，东倒西歪，破烂不堪。几抱粗的圆木炸成了碎节，横七竖八压埋在小山似的泥土堆和乱石底下。吡牙裂嘴的弹坑里，丢弃着断裂的枪刺、血污的绷带、歪扭的钢盔、瘪了的水壶。缺胳膊少腿的敌尸密密麻麻，血糊糊的，遍地都是，负伤还没有死的敌兵倒在尸堆里惨叫哭嚎。

我顺着前沿战壕，仔细检查了两个营的一些工事和射击孔。接着，举起望远镜，观察敌人的动静。敌人一直在赶修急造公路，汽车等不得公路完全修好，就一辆接一辆，颠颠簸簸，抢路往前行驶。看样子大概是在拉重炮和炮弹。这说明，敌人可能很快又要发起新的进攻，而且规模比以前更大。

果然，时隔不久，嗡嗡的马达声由远而近，几架黑老鸹样的

敌机掠空而过。接着，响起了震天撼地的爆炸声，引得山鸣谷应。对面山头上，敌人也开始接连不断向我们打炮。成排成排的炮弹很快又使蛤蟆寨、高虎垭地域变成了一片火海，黑烟滚滚，气浪灼热烫人，泥土冲天。整个山头左摇右晃，好象要被抬起来，摔进深渊、裂隙、粉碎。刚赶修好的工事又被打塌了。碎土、草屑、断枝纷纷散落下来。我赶紧跑到五连去找电话机，想把情况告诉姚团长。谁知电话机轻得很，呼呼摇了半天不通。我只好给一营营长刘景先和二营长田维扬摇。也是不通。我急得对着话筒使劲吹，使劲摇，还是不管用。有什么办法，因为电话线被炸断了。

透过炮火硝烟，我隐隐发现，敌人依托其堡垒，以机枪和抵近炮火向我们猛烈射击，用燃烧弹烧毁我们的鹿砦。数不清的白军官兵，在炮火掩护下，以密集营方块队形，象茅坑里的蛆虫一样，多梯次的漫山遍野往上涌，黑压压一片。等敌人进到我们的射程以内，我们的各种火器同时怒吼起来，把他们成堆成堆地打倒在山坡上。但活着的敌人仍不要命地往上冲。很快到了我们的外壕前。不过，他们立足未稳，就被同志们铺在外壕前的竹尖戳穿了脚底板。一个个撕开喉咙惨叫哭喊，被火猛地灼伤了似的，双脚抽缩着瞎蹦乱跳。

跟在背后的敌人不敢再冲，先是趴在地上不动，接着连滚带爬往后退，比决了堤的洪水还汹涌，简直没法阻拦。这时，敌人歪戴帽子的督战队在后边火了，挥舞大刀和“二十响”驳壳枪，凶神恶煞，连踢带骂，逼着他们继续往回冲。

打着打着，不知为什么，我们的水机关枪不响了。一问，才知道是好子弹打完了，自己翻造的子弹装进机关枪里根本打不成。请求团里师里赶紧派人往上送吧，电话又打不通，而且敌人封锁得这样严，送也送不上来。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趁敌人重新组织进攻的间隙，立即派部队一面到敌人尸堆里去搜寻枪支弹

药，一面要战士们把附近的石头拣拢来，堆在身边，紧急时刻抓起来往下砸。

“冲呀！杀呀！”

乱糟糟的敌人又鬼喊鬼叫地冲了上来。这一回，是庐山军团训练出来的军官组成的敢死队带头冲在最前面。这些家伙腰束武装带，脚蹬长统靴，佩带马刀、短剑，手提德国造二十响驳壳枪。好不神气！

因为我们火力减弱，外壕前的竹尖，又被敌人成堆成堆的尸体铺盖得不起作用，敢死队就踩着他们自己人的尸体，向前猛冲，眨眼间就接近了我们的阵地前沿。同志们埋设的自制手雷，虽然噼！噼！噼！炸得他们血肉横飞，但仍阻拦不住那些没有死的亡命徒的冲击。同志们赶快接二连三朝敌人扔手榴弹，可惜自造手榴弹的麻绳尾巴太长，有的挂在树上掉不到地上，炸不响。大家于是不得不抓起身边的石头向敌人猛砸。

情况危急！由于和指挥所打不通电话，我只好当机立断，命令信号员打信号，调三营上来。不想信号员一动不动，瞪着双大眼珠子，望着我直发楞。我急得直冒火，等意识到他是耳朵被炮弹震聋了，听不见，忙打手势告诉他。他看懂了我的意思，这才举起信号旗，挥动双臂上下左右使劲地打起信号来。

有的敌人已经跳进我们的堑壕。我忙举起手中的二十响驳壳枪，打了个连发，打倒几个，其余的却仍疯狂地向前扑。

五连战士们纷纷跃出工事，奋不顾身跟敌人拼刺刀。阵地上响起了叮叮当当的刺刀碰击的声音，战士们和敌人互相对骂的声音。有的战士刺刀钢火不好，没捅几下就弯了，他们只好用脚把弯了的刺刀踩直，端起来再捅。

肉搏战持续了几十分钟的时间，背后突然枪声大作，杀声震天。三营长肖兴怀同志带领先头连终于及时赶到，投入战斗，把敌人赶出阵地。

经过半个月的激战，我们五师在四师和十三师的协同下，给敌汤恩伯、樊嵩甫纵队大量杀伤后，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奉命放弃了蛤蟆寨、高虎垴一线阵地，先后转移到万年亭、驿前布防，继续阻击敌人南进。

完成阻击任务后，我们团撤到胜利县集结休整，一清点人数，原来两千多人的大队伍，眼下竟剩下不到一千人。有的连队甚至只站着二十多个人。更痛心的是，我们五师的师政委陈阿金同志也在万年亭防御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胜利县经过半个月的休整，补充了八个新兵连，我团随军团主力一起，开始长征。

尽管这样，同志们仍激昂地高唱：

高虎垴战斗，
我们胜利了，
打垮了蒋介石主力六个师，
我们百战百胜。
真是无敌的红军。
顽强守备，英勇抗击，
继续发扬英勇精神，
胜利属于我们。

在红小鬼营里

严朝维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在长征途中曾有一个由十二至十五岁，约五、六百人组成的、没有正式番号的“红小鬼营”。我是这个集体的一员，现就有关情况整理出来，以示对牺牲的“红小鬼”们的缅怀、纪念；对还活着在世的“红小鬼”们表示敬意。

当上了红军

1933年1月，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转移到四川北部，开辟了从通江、巴中、南江、万源、达县、宣汉、仪陇等县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并在通江建立了川陕苏维埃政府。

根据地人民纷纷参加红军；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也冒着杀亲灭族的危险，爬山涉水，到根据地要求参加红军，这使红四方面军一下子扩充到了十多万人。

我的家乡在川北江油县。父亲给地主干活早年累死了。我八岁就去地主家放牛，十一岁那年，因另一家地主要抓我抵债，我家又上不起国民党的苛捐杂税，被迫只身逃出虎口，到一百多里外的旺苍县庙儿弯小镇一家茶馆里当帮工。茶馆里南来北往的人颇多，从茶客们的私议中，我知道红军打富济贫，对人和气，是